

烽火戏诸侯 著  
FENGHUO  
XIZHUOHOU  
WORKS

# 雪中悍刀行

XUEZHONG  
HANDAOXING

16 血染钦天监

妖刀 烽火戏诸侯 鬼斧神工  
开创奇幻武侠新世界!

心系天下，“大逆不道”盗走通天台中央大玺的当代衍圣公张家夫子，  
阻击凉王，被朝廷请神下凡，于钦天监大战徐凤年的龙虎山初代祖师，  
飞升百年，钦天监神仙大战中被徐凤年叩指断长生的洞虚真人赵正真……

**魔窟草包世子横空逆袭，一刀将江湖捅了个透!**

[ 奇异人物，奇幻场景，颠覆传统，荡气回肠! ]  
[ 组成不一样的鲜活历史，不一样的瑰丽江湖! ]

**天蚕土豆，猫腻，月关，方想重磅推荐!**

烽火戏诸侯著

# 雪中悍刀行

XUEZHONG  
HANDAOXING

16 血染钦天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中悍刀行. 16, 血染钦天监/烽火戏诸侯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594-0441-1

I. ①雪… II. ①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08630号

书 名 雪中悍刀行16血染钦天监  
作 者 烽火戏诸侯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 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 梁 朕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风染白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2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441-1  
定 价 35.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万里剑叩关北凉，徐凤年凌虚御敌 1**

这万里一剑，可过离阳四道十九州，却不曾入北凉一步。长剑被拔断之后，百万剑气果真四处流散，都被剑阵一一挡在幽州门外。

**第二章 凤年击杀祁嘉节，白煜留归北凉道 26**

当徐凤年双脚落在街面上时，没了白衣僧人一丈净土的佛法护持，顿时一口鲜血涌上喉咙，给他硬生生强行咽回去。

**第三章 刘寄奴主动击敌，燕家卒拒阵莽骑 47**

董卓依旧纹丝不动，没有谁能够听到这个胖子的自言自语，他在反复念叨着一个数字：“三十八，三十八……”

**第四章 北凉道四线皆战，龙象军苦战流州 80**

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就让那些英雄，在各自战场上轰轰烈烈去死。让那些枭雄，在庙堂上钩心斗角机关算尽。求名求利求仁求义，各有所求各有所得，各有所求不得。所有风流人物，无论敌我，都尽显风流。

**第五章 议事堂激辩战局，北凉军大破莽寇 108**

祥符二年，北凉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前提下，尤其是在凉州虎头城失陷的危殆形势下，总计以己方三州边军十余万人战死，斩杀北莽大军三十五万。

**第六章 杨慎杏失意入凉，徐凤年亲迎释结 137**

徐北枳对着那个背影怒吼道：“北凉铁骑，连北莽百万兵马都挡得住！打下离阳的两淮，很难吗？！”

**第七章 徐凤年二度入京，大宗师齐聚太安 157**

祥符二年，在这个蝉声凋零的深秋，在冰凉王徐凤年入城后，一座太安城内，徐偃兵、于新郎、齐仙侠、贾家嘉、曹长卿、陈芝豹、吴见、柴青山、洛阳、徐婴、邓太阿、轩辕青锋，皆至。

**第八章 下马嵬风声鹤唳，徐凤年大战紫衣 173**

天下四大宗师中的三人，离阳三位陆地神仙，新武帝徐凤年、大官子曹长卿、桃花剑神邓太阿，齐聚京城，三足鼎立，皆是一人战两人！

**第九章 徐凤年大闹礼部，钦天监严阵待敌 196**

唯一站着的年轻皇帝平静道：“所以你徐凤年要是有本事杀完三千人，那就杀吧。”

**第十章 徐凤年子报母仇，钦天监拜香请仙 225**

两位身穿黄紫道袍的真人破镜而出，身形虚幻，从画像和镜面中走出，飘落在地，走向楼外。

一位位仙风道骨的大真人陆续落在地面，纷纷向门外飘逸走出。

**第十一章 众仙人联袂降世，徐凤年陷阵诛仙 240**

仙人同时举起一手，五指张开凌空一抓，轻声喝道：“五岳听我敕令！”

徐凤年脚下升起一座巍峨山岳，托着他高高升起，四周更有四座气势迥异的仙山冉冉升起，各有雄秀险奇。

**第十二章 洪洗象助阵斩仙，齐阳龙劝客离京 273**

洪洗象轻轻一抛，将那柄再寻常不过的武当桃木剑抛向广陵江中，轻轻笑道：“修道年来五百秋，不曾飞剑取人头。走！”



第一章

万里剑叩关北凉，  
徐夙年凌虚御敌

这万里一剑，可过离阳四道十九州，却不曾入北凉一步。长剑被拔断之后，百万丝剑气果真四处流散，都被剑阵一一挡在幽州门外。

这话一说出口，殷长庚、韩醒言这一拨，还有李懿白和宋庭鹭、单铨衣三个，都给震惊得无以复加。

对祁嘉节这种有望成为剑道魁首的宗师，放话说要让他连剑都拔不出剑鞘？

大概江湖一千年来，只有那位过天门而不入的吕祖才能说得吧？

这个腋下还夹着书的家伙，是要以势压人？可祁嘉节虽不以充沛气机称雄武林，但能够成为京城第一剑客，武力紧随武评十四人之后，若说连剑也拔不出，那也太荒谬了。

分明眼前就是一副大战在即的危殆形势，可莫名其妙就给卷入风波中心的柴青山没有动静，既没有要带着李懿白和两个徒弟离开的意图，也没有如何运转气机以防不测。显而易见，徐凤年和祁嘉节要是放开手脚厮杀，身在逃暑镇也好，退出逃暑镇也罢，差别都不大。柴青山应该就是押注两人对峙，是点到即止的君子之争，双方形成默契，仅在方寸间争高下，不至于连累小镇众人。这种有“吹毛求疵”之妙趣的巅峰切磋，有一定道行眼力的旁观者，最能顺手拿来砥砺自己武道心境，柴青山怎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祁嘉节斜提那柄铸于景龙剑炉的名剑长铗，此剑全长三尺三寸，他五指修长如玉的右手没有伸手去拔剑，但是长铗骤然间铿锵如龙鸣，出鞘不足一寸，客栈檐下顿时有寒冽风霜扑面之感。

这一次略作“停剑”后，长铗剑身出鞘长度猛然间暴涨至三寸有余。

长铗两次离鞘，都无比顺畅。

但是世间事，可一可二不可三。

接下来长铗纹丝不动，习武之后听力更加敏锐的东越剑池三人，已经听到一阵阵如蚊蝇振翅的细微声响，不绝于耳。

而殷长庚等人也发现屋檐阶外，在逃暑镇的街面上，尘土渐渐飞扬，形成一个个陆地龙卷，旋转缓慢，如一群黄裳女子曼妙起舞。

长铗终于以高士箐都能肉眼可见的极其缓慢的速度，再度出鞘一寸出头。

但是祁嘉节那好像不管身处何地都不染尘垢的蜀锦袍子，开始轻轻颤动，如平静湖面给蜻蜓点水了一下，轻起涟漪。

逃暑镇烈日当头，祁嘉节所站客栈屋檐下的位置，恰好明暗交替，原本常人不易察觉的丝丝缕缕笔直光线，不但变得清晰可见，而且在一瞬间就变得扭曲起来。

宋庭鹭和单铤衣不约而同眨了眨眼睛，以为自己眼神出现了错觉，可是眨眼过后，那些诡谲光线的确是如蛇曲行。

与此同时，街面上那些小龙卷刹那间破碎散去。

长铤终于又出鞘一寸。

高士箐浑然不觉自己已是满头大汗，鬓角青丝湿答答黏在绯红的脸颊上。赵文蔚也下意识松开拳头，摊开手掌在袍子上蹭了蹭汗水。

白衣背剑少女同样是局外人，但其实比高士箐他们还要紧张，跟同门少年窃窃私语：“宋庭鹭，你觉得姓祁的那把剑能够全部出鞘吗？”

腰间长剑竟是长达四尺的宋庭鹭想了想，郑重其事道：“你喊我声师兄，我就告诉你答案。”

少女别了一枚剑形紫檀簪子，那双柳叶眉更是如同细剑，所以当她的双眉皱起的时候，显得格外英气勃发，不过少女很快就灿烂一笑，娇滴滴喊了一声“师兄”。

少年好像白天见鬼似的，打了个哆嗦，然后装傻嘿嘿笑道：“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

以少女的脾气，要是搁在往常，早就拔剑砍得剑池未来宗主满山跑了，但是今天她破天荒深呼吸一口气，就放过了宋庭鹭。后者很快就明白其中缘由，狠狠翻了个白眼，比起当初赵文蔚死死盯着自己师妹的暴躁，挺有精气神的少年一下子成了霜打的茄子，整个人都是蔫蔫的。没法子啊，师妹要在她以及剑池几乎所有师姐师妹心目中共同仰慕的某个人面前，很用心地保持淑女形象。师妹这种原本估计一辈子都不会跟额黄胭脂打交道的家伙，结果到了幽州后，每次在街上瞧见水粉铺子，就开始挪不开脚步了。当时就算撒泼打滚，也应该说服师父别答应师妹一起来北凉的。

原先那些造就小龙卷的尘土消散之后，随风而起，徐风年随手一拂，轻轻拍散。

祁嘉节握剑的那只手五指弯曲，转为虚握长铤，长剑急剧旋转，如掌心有惊雷滚走。

长铤剑身乘势又硬生生拔鞘三寸。

只见这名北地剑豪脚下的青石板，迸裂出一张蛛网，且那些裂缝不断向外扩张延伸，吓得高士廉赶紧拉着赵文蔚匆忙退后。

殷长庚、赵淳媛这对年轻夫妇都看到祁先生那袭白袍的袍脚，开始飘摇掀动，然后动静越来越大，猎猎作响，如沙场上大风吹拂战旗一般。



之前还有闲情逸致偷偷打量那白衣少女的赵文蔚，忐忑不安，恨不得为神仙人物祁先生摇旗呐喊，无比希望祁先生一鼓作气拔出整把长铗，也好灭一灭那个年轻北凉王的嚣张气焰！不过说实话，这个在离阳朝野恶名昭彰的西北藩王，自己真正亲眼见到后，抛开那句极富挑衅的言语不提，他就跟赵文蔚在皇宫勤勉房和赵家瓮国子监求学时，自己见到的那些出类拔萃的读书人没什么差别，身世好，相貌好，脾气还不错，属于那种即便不喜却也讨厌不起来的风流人物。

当祁嘉节终于抬起右手，双指并拢，悬停在长铗剑身一寸之上的空中时，气势蓦然一变，如果说先前如五岳高耸于中原大地，此时就是广陵大江滔滔东去入海。

柴青山对两个孩子轻声说道：“看清楚了，仔细看看别人是如何观潮悟剑的！祁嘉节在十八岁、二十七岁、三十六岁时，分别三次观赏广陵大潮，最终悟出了这灵犀一动心血来潮的气机运转之法。遍观当今江湖高手，若论气机之绵长，祁嘉节远远不如武评十四人，大雪坪十人中，也不在前列，但若说刹那间气机的汹涌程度，别说师父，就是轩辕青锋也未必能够媲美。”

柴青山说到这里，忍不住冷哼一声：“你们两个，已经去了广陵江两次，热闹倒是看得不少，两张嘴巴也都没停过，结果悟出什么了？”

宋庭鹭转头背对师父做了个鬼脸。

少女沉声道：“师父，下一次观潮，我一定会用心的！”

柴青山愣了愣，然后泛起苦笑。

宋庭鹭嘀咕道：“装，继续装！”

单铎衣瞬间满脸通红，伸手绕到背后，就要忍不住抽出那柄自己铸造的新剑“扶乩”。

每一位剑池弟子，想要离开宗门行走江湖，都要自己铸就一柄新剑。所以东越剑池除了天才剑客层出不穷，也有无数才华横溢青史留名的铸剑名师。而单铎衣这个被柴青山一眼相中的弟子，不论是学剑还是铸剑，都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天赋。武人的体魄想要浑厚，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单铎衣不过是四品高手的武道修为，但她对剑道剑术的独到领悟，在柴青山看来已经具备二品小宗师的境界。

宋庭鹭赶忙讨饶道：“师妹，别在这里动手行不行？这儿这么多外人，以后我还怎么闯荡江湖获得那不败战绩？！”

单铎衣懒得理睬这个口口声声要以不败战绩走江湖的家伙，学谁不好，偏偏学那个在京城昙花一现的温不胜，说这辈子不求胜过多少高手，只求不

徐凤年

败！这就是离开宗门必须带着自己铸就的新剑，要不然宋庭鹭这小子在剑池那都是斜挎一柄木剑的，吊儿郎当！

在体内气机如江面涨潮猛然炸开后，祁嘉节长铗一剑几乎全部出鞘，仅余下那剑尖不曾拔出而已。

赵文蔚轻轻喊道：“好！”

然后发现自己给单饵衣怒目相向了，一头雾水的少年气势也迅速落到谷底。

徐风年在这个紧要关头，竟然走到街道上，抬头望向武当山那边。

山上，就在洗象池附近的那栋茅屋前，站着一个人身穿龙虎山普通道袍的年轻道士，还有一个人蹲在地上，使劲眯着眼翻阅一本古籍。

后者轻声说道：“凝神，此次行事，非君子所为啊。”

年轻道士平淡道：“先生，虽然有违本心，但是我毕竟姓赵，是天师府道人。叔叔在太安城传道多年，如今在京城仍是岌岌可危，叔叔在信中自嘲连那‘青词宰相’也做不得了。况且先生也知道，如果任由那吴灵素得势，不光是佛家的不幸，我们天下道门正统的香火也要飘摇不定。”

视力似乎不好的儒雅男子眼睛几乎贴到了书页上，感慨道：“两害相权取其轻吗？”

他欲言又止，摇摇头无奈一笑：“我白煜那些大道理就不唠叨了，都说有一说一，我们读书人啊，知道得多了，就喜欢有一说个二三四，你不拦着，五六七八九也都来了。有些时候扪心自问，确实挺惹人烦的。行了，你做事吧，别管我，这本书不错，我找了好些年也没找着，借这个机会，先睹为快。”

赵凝神犹豫了一下：“虽然说此次合力，最多让他失去在西域凝聚出的那股即将成运的气数，但是先生你还是不该来武当山的。他一旦震怒，我死也就罢了，先生你不该在这北凉夭折，先生应当比当年苟平走得更远！”

白煜蘸了蘸口水，轻轻翻过一页，道：“心太大，胃口难免跟着大，伤身。”

赵凝神叹息一声，向前走出几步，闭上眼睛，手指掐诀。

龙虎山天师府，莲池那株紫金莲最高处的一朵花苞，骤然绽放，又骤然凋零。

青州水师一楼大型楼船上，有个读书人盘膝而坐，身前摆有一只水碗，他双指捏着一颗洁白的石子，微笑道：“事已至此，大势使然，就怪不得我谢观应落井下石了。”

那颗石子砸入碗中水面。

同一时间，一抹白虹由东南往西北，一闪而逝。

看完了正北方的徐凤年收回视线，开始侧过身望向正东方。

卸去那股气机的支撑，祁嘉节那柄长铗滑落归鞘。

祁嘉节摘下那柄长铗，随意抛弃在街道上。

殷长庚等人都不明就里，单铤衣和宋庭鹭也都满脸茫然，一直像是来看戏的柴青山也向前踏出一步。

徐凤年望向远方，笑道：“东越剑池倾力铸就的一柄新剑，祁嘉节作为剑主，所剩不多的离阳炼气士扎堆，加上龙虎山赵凝神的联手牵引、柴青山的助阵，你们这从千万里之遥请来的一剑，比起当年我杀韩生宣那一剑，手笔大多了。”

祁嘉节轻声道：“惭愧。”

柴青山默然无言。

腋下还夹着那本《绿水亭甲子习剑录》的徐凤年，也不见任何恼羞成怒的神情，说道：“武当山不远，烧香许愿挺灵的，你们还是赶紧祈祷别被我接下这一剑吧。”

东越剑池少女怯生生说道：“徐凤年，江湖上不都说你是真武大帝转世吗，咱们许愿管用？”

徐凤年忍俊不禁道：“也对。”

徐凤年看了一眼她和那个长得确实挺像宋念卿的少年，后者赶紧双手握紧剑柄，他可知道这个北凉王很擅长不经答应就跟人借剑！而且往往一借就是几百上千的。

倒是那个还没长成大姑娘就胳膊肘往外拐的少女，朝徐凤年眨了眨眼睛，示意自己背着的那柄剑还不错，要就拿去，不用借。

徐凤年轻轻呼出一口气，面朝东方，自言自语道：“不用借了，剑，如今我自己有的是。”

徐凤年拔地而起，踏空而去。

只见天空中，那人四周，剑群如蝗。

我有剑，两千四！

气长六千里！

享誉天下的白莲先生依然在捧书浏览，如果有旁人在场，就会发现这个读书人几乎把脑袋都埋入了书籍，场面有些滑稽。

赵凝神当年在春神湖一战，请下龙虎山祖师却仍然被打破金身，但赵凝

神跌境之后，竟是毅然决然闭生死关，修行那与武当大黄庭齐名的玉皇楼道法，终于破而后立，重新凝聚命格，在龙池的那株紫金莲结出一朵本命花苞，假以时日，只要赵凝神悉心孕养，未必不能像爷爷赵希夷和父亲赵丹霞那样证道飞升，甚至有望品第更高，完成乘龙而升的壮举。所以说这次自毁本命紫金莲，牵引那万里一剑来破去徐风年的气数，赵凝神就是在玉石俱焚。若非如此，以祁嘉节的剑道实力，不足以御剑从东越剑池一气至西北武当山。

赵凝神身影摇晃，虚弱不堪，跌坐在地上，喃喃道：“一路行来，不断告诉自己这般行事，是为中原道统气脉，是为离阳一国苍生，最少也是为我龙虎山天师府一家一姓的千年传承，但归根结底，不过是一己之私，想要了结那春神湖战败的心魔。”

白煜不知何时握着书籍走到年轻道士身边，轻声道：“凡夫俗子欺人，真人欺天地，难也不难，唯独这自欺一事，从来都是说易则轻而易举，说难则难如登天。”

他弯腰伸手搭在年轻道士的肩膀上，柔声道：“凝神，也莫要自责了，这一关既然被你跨了过去，就更应该珍惜。至于我白煜，这辈子都过不去喽，我不想学那轩辕敬城画地为牢，一辈子都走不出那座徽山。以后你我师兄弟二人，你在山上修清净，我在山下做了位极人臣的张巨鹿也好，做了那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苟平也罢，都无所谓了。”

这个被离阳先帝亲口御赐“白莲先生”的天师府外姓人，使劲眯起眼望向远方：“我眼睛不好，可惜看不到那一剑是怎样恢宏了。”

赵凝神举目远眺，苦涩道：“那就当我替先生看一回。”

白芦湖西端的青骡渡，在楼船林立的青州水师严密护送下，十万南疆精军开始有条不紊地渡江。这无疑是一项浩大工程，但是名义上暂时由靖安王赵珣统辖的青州水师，兢兢业业，赢得了包括南疆大将吴重轩在内一班武将的认可，对给说成绣花枕头的青州水师那种糟糕印象大为改观。只不过协助南疆大军渡江的年轻藩王与那吴大将军并无太多交集，仅是在为南疆将领接风洗尘的晚宴上有过碰面，不过那一夜，襄樊城乃至整个青州只要是喊得出花名的勾栏女子，几乎全都给邀请到青州水师的楼船上了，靖安王赵珣在青州文坛也因此有了个“胭脂王爷”的雅致说法。

在那艘悄然撤去所有青州水师士卒的楼船上，一男一女站在船舱门口，看着那个盘膝而坐多时的中年书生，先前还看着他莫名其妙摆下一口白碗，

再投下一颗石子。年轻男子锦袍玉带，风流倜傥，而那体态婀娜的动人女子也在登船后摘去了帷帽，露出一张能让旧青党权贵瞠目结舌的容颜，女子与那陪着老藩王共赴黄泉的王妃裴南苇，足有八分形似、七分神似！

女子皱眉道：“王爷，刚才那抹光亮是……剑气不成？”

靖安王赵珣无奈道：“问我？唉，就我那点三脚猫功夫。”

她没有故作成熟女人的娇媚或是小女子的娇羞作态，甚至连个笑脸都欠奉，只是嘴角微微翘起。

赵珣不论看过了多少次这般冷冷清清的神色，仍会怦然心动。这位在离阳王朝冉冉升起的年轻藩王，握住她的手，两两无言。

一名白袍男子从船舱中走出，跟两人擦肩而过，走到两鬓斑白的儒生附近，低头瞥了一眼。

只见白碗之中，有一条细微白线疾速划破水面。

中年儒士随手一挥，水碗消失不见，然后他缓缓起身，跟白袍男子走到栏杆附近，环顾四周，感慨道：“八百里春神湖，除去广陵江，更有四条河水同注其中，好一个‘日月若出没其中’，是何等壮阔无垠，便是一辈子住在湖畔的村野乡民，也想不到这春神湖其实在日渐枯萎，如同迟暮老人，倒是我们脚下这白芦湖，像那少年渐变壮年的光景，会越来越烟波浩渺，最终取而代之，成为天下第一大湖。黄龙士曾经有言，世间气数有定数，却运转不停，田是主人水是客，不留就不得。”

身穿素雅白袍的英伟男子不置可否。

儒士笑道：“为了这离阳、北凉双方此消彼长的气数一事，祁嘉节不得不放弃毕生志向，舍弃长铗，去东越剑池求剑，在刀甲齐练华大闹太安城钦天监后，离阳不得不将硕果仅存的北方扶龙派炼气士，全部聚集在剑池，以性命作为代价，向那座剑炉灌注精血神韵。这么大动静，不过是奢望打碎那人新到手的气数而已。想一想离阳赵室也确实憋屈，数千士子赴凉，江湖草莽不断拥入，继而举办莲花峰辩论，连淮南、江南两道名士也都蜂拥而去了，这可是天下归心的架势！眼瞅着北凉如此不按规矩行事了，太安城坐龙椅的那位，确实是拿不出太好的办法了。说实话，如果不是我谢观应火上浇油一把，祁嘉节等人不可能得逞的。”

二人正是那位列陆地朝仙图榜首的谢观应，以及比那奉召平叛的一万蜀兵更早离开辖境的异姓王陈芝豹！

谢观应没有转身去看那个跟徐凤年一样成功世袭爵位的靖安王，轻声笑道：“没了陆翎辅佐，反而混得风生水起了。”

100-100  
100-100  
100-100

谢观应打趣道：“王爷，也稍稍给人家一点好脸色，他可是对你仰慕得很，再说了，以后我们还要倚重这位‘一句帝王’。没有他的话，事情会棘手很多。”

陈芝豹望向西北，只见那抹璀璨白虹气势越来越雄壮，以至于连这位超凡入圣的蜀王都下意识眯起眼眸。

在谢观应察觉端倪投石入碗之前，白芦湖东端的一大片芦苇荡中，一叶扁舟停留原地随波起伏，舟头船板上有一袭鲜艳猩红的袍子飞快旋转，如牡丹绚烂绽放。

这袭红袍猛然停止，那张欢喜相的面孔朝天空望去。

就在她要掠向高空的瞬间，躺在舟上闭目养神的女子淡然道：“爷们儿的事，娘们儿别管。”

西楚京城中，从白芦湖上赶回朝堂主持军政大事的曹长卿，来到大殿外视野开阔的白玉广场上。大官子的视线随着那抹剑光从东缓缓往西，叹息道：“衍圣公，这一剑，原本应该是在太安城外等我的吧？”

曹长卿朗声道：“徐凤年！就请你替李淳罡、王仙芝、剑九黄，替所有已死在江湖的江湖人，教那些庙堂中人知道，何谓江湖！”

三个道士沿着广陵江一路东行，在已经可以依稀看到襄樊城轮廓的时候，身穿武当道袍的年轻道人停下脚步。

浑身灵气流淌的小道士好奇地问道：“师父，怎么不走了？”

那个身穿龙虎山道袍却跟武当道士混在一起的负剑男子皱眉道：“这一剑，是由东越剑池那边往你们武当山去的。”

陪着那尾鲤鱼“走江化蛟，入海为龙”的当代武当掌教李玉斧，轻轻点了点头，默不作声，但是眉宇间隐约有一股罕见的怒意。

自己寻上门来找到武当师徒二人的龙虎山道士齐仙侠，赞叹道：“这一剑无鞘，天地即是剑衣！贫道若是此生能够正面迎战这一剑，虽死无憾！”

小道士余福轻声道：“生生死死，是多大的事啊，咱们别轻易说死就死。”

齐仙侠哑然失笑，转头凝视这个小道士，会心笑道：“你很像一个人。胆子小的时候，连女子都不如。胆子大的时候……”

齐仙侠没有说出口那半句话。

胆子大的时候，连天上仙人都害怕。

一名已过剑阁进入西蜀道境内的骑驴中年人，突然恼火道：“离阳啊离阳，这剑，哪能这么耍！这不是逼我邓太阿去北凉边关走一遭吗？！”

牵驴背箱的少年哭丧着脸道：“师父，咱们能别意气用事吗？好不容易刚从那边来到这西蜀道，我小腿肚子都瘦了一圈，结果啥风景也没瞧见，就要去那北凉塞外？”

从来都不掺和离阳庙堂的桃花剑神揉了揉下巴：“这事儿离阳做得太过，已经不是背后捅刀子那么简单了，是跑人家的家里当着面挖房子墙根。用前两天咱们跟人听来的那句话说，就是叔叔可忍，婶婶……”

少年赶紧截下话头：“婶婶也可以忍！”

邓太阿弯腰摸着老伙伴驴子的背脊，想了半天，说道：“不急，师父先带你看看西蜀风光，我有一种直觉，以后这天下哪里都不安生，就这儿会太平些，你小子要是能够在这里找到媳妇，那是最好不过，到时候师父无牵无挂，就能一个人离开西蜀道了。”

少年憨憨笑道：“这多不像话。”

邓太阿白了他一眼，道：“你就偷着乐吧！”

少年突然愤愤然说道：“虽然不知道发生了啥，但我要是北凉王，堂堂大宗师，早就杀到太安城揍那个离阳皇帝了。”

邓太阿感慨道：“所以徐凤年是北凉王，你只能是我邓太阿没出息的徒弟啊。”

少年恼羞成怒道：“我可真在西蜀道找媳妇，到时候就不管你了。”

邓太阿转头看了一眼北方：“那你赶紧的。”

北凉流州和北莽姑塞州的交界边境处，正在与包括柳珪在内一班武将议事的拓跋菩萨，突然大步走出军帐。这位北院大王脸上神情复杂。

早知如此，你徐凤年当时会不会留在虎头城与我再战一场？

如此死了，以后史书终归是说你是一位堂堂正正战死于边关的西北藩王，而不是如今的无故身亡，导致中原门户大开。

太安城钦天监内，没有了那些炼气士，如今实在太冷清了。

一位身穿正黄龙袍的年轻人和一个身穿监正官服的少年并肩而行。

皇帝尽量语气平静地问道：“小书柜，有几成把握？”

阳光下，少年伸出手掌遮在额头间，望向天空，微笑道：“别的不知道，反正某人是天理难容。”

年轻皇帝也笑了：“老子明明是个枭雄，儿子却要当英雄，真是好笑。”

少年突然忧心忡忡：“皇帝哥哥，你就不怕他彻底倒向北莽？”

皇帝反问道：“他爹徐骁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用二十年打下中原，再用二十年抵挡北莽铁蹄。你觉得他敢投靠北莽吗？敢让他爹整整半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吗？”

少年哦了一声。

皇帝开怀至极，笑眯眯道：“是吧，不做忠臣只当孝子的徐凤年？”

逃暑小镇，那位众人印象中不动如山的祁先生在殷长庚等人的错愕中，盯着柴青山怒容道：“你为何不出手阻拦徐凤年离去？！你难道不知道徐凤年越晚迎剑，我们就越有希望成功？！”

祁嘉节向前踏出一步，伸出一手，街面上的长铗便悬空升起，他瞥了一眼柴青山身边那个将秘籍捧在怀中视若珍宝的单姓少女，愤怒道：“不过是随手丢出一本粗劣不堪的《绿水亭甲子习剑录》，你柴青山还想不想让东越剑池压过吴家剑冢了？！难道忘了你师弟宋念卿是为何而死？”

柴青山揉了揉徒弟单饵衣的脑袋，笑道：“你以为徐凤年想走，我就拦得住了？”

柴青山自顾自摇头道：“如果我跟你这位北地第一剑豪联手，各自豁出性命，是能拖住徐凤年不短的时间，最终让那剑来到幽州境内，甚至是这武当山山脚。但我不觉得这点能够影响大局胜负。我东越剑池跟吴家剑冢，争夺那个‘一家之学即天下剑学’的名头，已经争了好几百年，从大奉王朝争到现在的离阳王朝，我剑池弟子剑术有高低，剑道有远近，何曾听说过有几人对不起自己亲手铸就的剑？”

他继而冷笑道：“先是师弟宋念卿为朝廷战死，如今剑池又为你祁嘉节铸剑，已经对离阳赵室仁至义尽。所以我这次出行，连剑都不曾带。某人需要在天子脚下讨口饭吃，我柴青山可不用！怎样，不服气？来打我呀！反正老子看你和柳蒿师不顺眼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别说祁嘉节气恼得气度尽失，那柄长铗都在空中颤动起来。连宋庭鹭、单饵衣两个剑池弟子都大开眼界，师父平时是挺严肃的一个老头子啊，今儿转性了？



哈哈，不过少年和少女都很喜欢。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师父。

白衣背剑少女更是觉得大快人心，徐凤年破空远去前丢给了她那本《绿水亭甲子习剑录》，在她看来，师父就该跟这样的人物相见恨晚，再一起痛饮三百杯，于是她做着鬼脸，火上浇油地摇头晃脑道：“怎样，不服气？来打我呀，来打我呀！”

宋庭鹭转过头龇牙咧嘴，瞧瞧，只要那人不在，自己师妹就会露出狐狸尾巴。

不过他打心眼里喜欢呀。

只是宋庭鹭很快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他又看到那个同龄人魂不守舍地使劲盯着他师妹！宋庭鹭猛然按住那把被他命名为“广陵江”的长剑的剑柄，反正师父都跟那个姓祁的伪君子撕破脸皮了，也不差他这一点，剑池少年怒斥道：“小子，看什么看啊？！”

结果少年被他师妹一巴掌拍在脑袋上，还听她怒气冲冲道：“宋庭鹭，你才是他娘！”

遇上少女后脸皮子就变薄的赵文蔚只敢在心中默念：姑娘，我叫赵文蔚，是立志以后要做千古第一名相的读书人。

祁嘉节眼神凶狠。

柴青山大概是真正放开了，也不刻意在徒弟面前保持长辈架子，歪头掏了掏耳朵，啧啧出声道：“祁嘉节，如果我没有记错，你这个放风筝之人，还得分神牵挂住那柄千里之外的飞剑，可千万别功亏一篑了。真要搏命，那就等此间事了，到时候你在这趟御剑后无论剑术还是心境都已经大受裨益，有望触及邓太阿出海访仙的境界，到时候你我定生死便是。”

祁嘉节突然闭上眼睛，细细感受那如丝如缕的剑意神念，睁眼后就重新恢复太安城祁大先生的出尘风范，微笑道：“柴青山你也别提什么剑士风骨和江湖道义，无非是不看好那一剑能够建功而已。告诉你一个消息，有人在那柄剑上，悄然增添了一股足以牵动天地异象的浩然之气。”

柴青山眯起眼：“哦？那就拭目以待了。”

祁嘉节洒然而笑，随手一挥，长铗长剑钉入客栈廊柱中。

韩生宣曾经在神武城等他，杨太岁在铁门关外等他，剑气近黄青和铜人师祖联手在流州等他。

第五貉下提兵山找他，王仙芝到北凉找他，拓跋菩萨在西域找他。